

新质生产力促进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驱动机制、现实掣肘与推进路径

冉永春 陈晶晶

(青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青海 西宁 810016)

摘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推动我国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举措。新质生产力借助技术创新、生产模式优化和产业升级三大驱动力,对乡村生态产品品质、市场竞争力和价值实现渠道进行全方位赋能,从而有效驱动乡村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然而,当前新质生产力促进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仍面临诸多挑战,主要表现为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导致生态产品标准化程度低,人才短缺与知识结构老化制约生态产品价值深度挖掘,乡村产业结构单一致使生态产品多元化开发不足,基础设施薄弱影响生态产品流通与交易效率,政策体系不完善使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不够健全。为破解这些难题,需从科技驱动、人才支撑、产业融合、设施完善和政策引导五个层面精准发力,加强生态产品技术创新与标准化建设,培养与引进专业人才,推动乡村产业结构优化与生态产品多元化开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促进生态产品流通,完善政策体系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长效机制,进而充分释放新质生产力在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的强大动能,助力乡村生态振兴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5)02-0076-11

DOI:10.19742/j.cnki.50-1164/C.250208

2023年9月7日,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全新命题。在之后的不同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将“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2]作为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关键任务,同时也是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深刻彰显了党中央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的高度关注与重视。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过程主要是指,在乡村范围内综合运用政府和市场等手段调节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使能够维系乡村生态系统安全和具备生态调节等功能的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得到显化^[3]。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践行“两山”理念的关键路径^[4]。新质生产力秉持“绿色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聚焦“以新促质”,借助科技创新的力量,不仅实现生产力的飞跃,还推动生产关系的优化升级。这一过程有力地促进了生态产品产业链与价值链的重塑,进而推动自然生态、社会发展与

收稿日期:2025-01-14

作者简介:冉永春,男,法学硕士,青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新质生产力。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专项“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青海大学)”(21SZJS63010743)。

经济增长的和谐共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因此,深入挖掘新质生产力的潜能,将其精准赋能于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各个环节,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关键举措。

目前,国内学者多关注新质生产力在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的作用。关于新质生产力促进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文献数量较少,但已有的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启示。景晓栋等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新质生产力协同发展的角度出发,认为新质生产力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在理念、目标、动力、路径以及机制方面具有逻辑一致性^[5]。蒋永穆和杜婵以农业新质生产力为例,研究了其在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的作用,认为加快形成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推动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强劲动力^[6]。在具体领域中,李严和杨玉文则从绿色金融支持的角度,研究了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为途径,从畅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通道和优化绿色金融体系建设两个方面提出促进绿色金融支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对策建议^[7]。此外,张德钗等以林业生态产品为例,探讨了新质生产力推动其价值实现的实践路径,提出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牵引力”、以深化改革为“驱动力”、以产教融合为“持久力”的“三力一体”的林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8]。

综上,国内学术界对新质生产力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研究已取得初步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多维视角。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在理论探讨和宏观层面,对于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现实掣肘和推进路径等问题的研究仍显不足。鉴于此,本文从深入分析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作用机制出发,找准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现实挑战,提出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实践路径,以期全方位打破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瓶颈,为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蓄势赋能。

一、新质生产力促进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驱动机制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实现乡村生态产品价值的关键动力。作为一种融合了先进科技与创新理念的生产力形态,新质生产力为推动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生态产业链升级提供技术支撑,其以创新性、高效性、协同性和可持续性为突出特点,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全面提升乡村生态产品供给质量、增强乡村生态产品市场竞争力以及拓展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等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一)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乡村生态产品品质与价值

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新质生产力能够促进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和产业结构升级^[9]。新质生产力借助科技创新推动生态产品生产体系升级,促进生态产品生产技术革新和生产模式的精细化、多元化,从而提高乡村生态产品的品质与价值,助力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绿色发展理念的推动下,大数据、物联网、生物技术等新技术在乡村生态产品生产中的广泛应用,正在从本质上改变乡村生态产品的生产方式。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能够将传统粗放的乡村生态产品生产方式转变为现代高效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有利于提升乡村生态产品的生产效率和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乡村生态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使其更具适应市场变化和外部环境的能力,进一步提升乡村生态产品价值。

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乡村生态产品生产过程更加智能化与精准化,显著提升产品品质。天津市西青区王稳庄镇通过智慧农业管理系统为农户提供小站稻绿色精准种植服务,实现了从传统种植到育种产加销全产业链绿色智慧农业的转型。借助卫星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高科技手段,对乡村生态产品的生长环境进行全方位监测,精准把握土壤肥力、水分状况、气候条件等关键因素,为乡村生态产

品的科学种植与养殖提供数据支持。新质生产力通过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如基因编辑技术,从源头上保障生态产品的优质特性。利用这些技术培育出更具生态适应性、营养价值更高的乡村生态产品品种。新质生产力促使乡村生态产品生产环节的精细化管控。通过建立生态产品生产全过程的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对生产环节的精细化管控,确保每一个步骤都符合高标准的质量要求,从而打造出高品质、高附加值的生态产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10]50},满足市场对优质生态产品的需求,提升生态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和价值。

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拓展了乡村生态产品生产的边界与可能性,为价值实现开辟了新路径。新质生产力以数字化、智能化为特征,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打破了传统生态产品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信息壁垒。电商平台的广泛应用使乡村生态产品能够直接对接消费者,减少中间环节,降低交易成本。同时,大数据分析实现供需信息的精准匹配,提高生态产品的市场流通效率,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增强消费者对生态产品的信任度和购买意愿。利用互联网平台开展生态产品的线上定制服务,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参与到生态产品的设计与生产过程中,实现生态产品的个性化定制,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消费者的满意度。同时,借助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开发生态产品相关的虚拟体验项目,如虚拟农场、虚拟生态旅游等,为消费者提供全新的生态体验方式,进一步拓展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空间。此外,通过建立生态产品品牌与营销的数字化平台,加强品牌宣传与推广,提升生态产品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增强消费者对生态产品的认知与认同,促进生态产品的销售与价值实现。

(二) 通过优化生产模式增强乡村生态产品市场竞争力

新质生产力通过创新生产流程、提升生产效率,为乡村生态产品生产模式的优化提供动力。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乡村生态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仅取决于产品质量,还与生产模式的先进性密切相关。“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11]。新质生产力能够整合乡村生态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各种要素,提高生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有效增强乡村生态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推动乡村生态产品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应用使乡村生态产品生产过程更加智能化与高效化。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如物联网、大数据分析等,实现对乡村生态产品生产环节的实时监控与数据分析,精准把握生产过程中的关键数据,从而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的稻麦智慧种植基地通过“云端春管”模式,利用无人机变量追肥和物联网系统精准调控智能水闸,实现了节水节肥,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通过智能传感器收集乡村生态产品的生长环境数据,利用大数据分析预测最佳生长条件,及时调整生产策略,确保乡村生态产品在最佳状态下生长,提高产品质量和产量。同时,新质生产力推动乡村生态产品生产向自动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减少人工操作的误差和不确定性,提高生产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增强乡村生态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乡村生态产品生产模式向多元化与个性化转变。随着消费者对乡村生态产品的需求日益多样化和个性化,传统的单一化生产模式已难以满足市场需求。新质生产力通过整合乡村生态产品生产资源,能够大幅度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对构建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机制具有重要作用^[12],实现生产要素的灵活配置,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快速调整生产计划,生产出多样化、个性化的乡村生态产品。例如,利用3D打印技术制造个性化乡村生态产品包装,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审美需求;借助虚拟现实技术为消费者提供虚拟乡村生态产品体验,提前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为生产个性化乡村生态产品提供依据。此外,新质生产力还推动乡村生态产品生产与文化创意、旅游等产业的融合发展,拓展乡村生态产品的市场空间,提升乡村生态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广东省佛山市开创了“公司+农户+电商”的新型经营模式,公司发挥组织协调和市场开拓作用,农户负责农产品生产,电商

平台实现产品销售,三方协同合作,使农产品附加值提升 40%,实现了多方共赢。

(三)通过产业升级拓展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

产业升级是新质生产力崛起的必然结果^[13]。新质生产力对推动乡村生态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对实现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和经济增长发挥着关键作用^[14]。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推动乡村生态产品产业向多元化、高端化、融合化方向发展,不仅提升了乡村生态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还为乡村生态产品价值的充分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增强了乡村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方面,从乡村生态产品产业多元化发展来看,新质生产力打破了传统乡村生态产品产业的边界,催生了众多新兴业态和模式。例如,借助互联网平台,乡村生态产品电商直播、在线生态旅游预订等新型销售和服务模式应运而生,使乡村生态产品能够更直接、更广泛地触达消费者,拓宽了销售渠道,提高了市场占有率。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消费者需求,开发个性化、定制化的乡村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如私人定制的生态农产品礼盒、专属生态旅游线路等,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进一步提升了乡村生态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价值。此外,新质生产力还促进了乡村生态产品产业与文化创意、健康养生、教育培训等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形成了生态文化创意产品、生态康养基地、生态科普教育基地等跨界融合的新业态。比如,一些地区开发了“农事体验+民宿旅游”的创新模式,不仅吸引城市游客回归自然,也让农户在土地之外开辟了增收渠道,为乡村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开辟了新的空间和渠道。

另一方面,从乡村生态产品产业高端化发展来看,新质生产力推动了乡村生态产品生产技术的升级和品质的提升,使乡村生态产品向高端化、品牌化方向迈进。通过引入先进的生物技术、环保技术和智能生产技术,提高乡村生态产品的科技含量和质量标准,打造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端乡村生态产品品牌。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的高品质生态农产品,不仅口感更好、营养价值更高,还具有更强的抗病虫害能力,减少了农药和化肥的使用,符合消费者对绿色、健康、安全食品的需求,从而在市场上获得了更高的价格和更好的口碑。四川省成都市农业科技园区运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出抗病性强、产量高的蔬菜新品种,产量提高 30%。同时,借助物联网和区块链技术,实现乡村生态产品从生产源头到消费终端的全程可追溯,增强了消费者对乡村生态产品的信任度,提升了乡村生态产品的品牌形象和市场美誉度,进一步推动了乡村生态产品产业向高端化发展,拓展了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高端渠道。

二、新质生产力促进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现实掣肘

伴随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的逐步形成,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础日益牢固,与新质生产力的融合进程全面加速,为乡村生态资源的有效开发与利用、生态产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显著促进了乡村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绿色发展。然而,当前新质生产力促进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进程仍处于初级阶段,面临着一些现实掣肘亟待解决。

(一)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乡村生态产品标准化程度低

第一,我国生态领域技术创新存在短板。一是生态技术研发投入相对不足。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生态技术研发方面的资金投入占 GDP 的比重较低,且资金分配不够合理,部分关键生态技术研发领域资金匮乏,导致技术研发进展缓慢。例如,在土壤污染修复技术方面,我国虽有一定研究基础,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修复效率和效果仍有较大差距,难以满足当前土壤污染治理的迫切需求。以“京津冀地下水污染防治关键技术与应用”为例,该技术虽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但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和应用中仍面临资金不足和技术适配性问题。二是生态技术创新人才匮乏。生态技术研发涉及多学科交

叉,需要既懂生态学又掌握先进技术的复合型人才。然而,我国相关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尚不完善,高校和科研机构在生态技术相关专业设置和课程安排上存在不足,导致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不匹配,制约了生态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第二,乡村生态产品标准化建设滞后。一是乡村生态产品标准体系不健全。目前,我国乡村生态产品种类繁多,但相应的标准制定工作相对滞后,缺乏统一、规范、系统的标准体系。以生态农产品为例,不同地区、不同企业对生态农产品的认证标准不一致,导致市场上的生态农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消费者难以辨别真伪,影响了生态农产品的市场认可度和品牌建设。二是乡村生态产品标准执行力度不够。即使在一些已经制定了标准的乡村生态产品领域,也存在标准执行不严格的问题。部分企业生产过程中为了降低成本,不严格按照标准进行生产,监管部门的监督力度不足,导致市场上存在大量不符合标准的乡村生态产品,扰乱了市场秩序,损害了消费者权益,不利于生态产业的健康发展。部分地区在生态产品认证中仍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和监督机制,导致市场上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二)人才短缺与知识结构老化,制约乡村生态产品价值挖掘

第一,生态产业人才流失严重,年龄结构不合理。乡村生态产品价值的充分挖掘与实现需要大量专业人才的投入,但目前我国生态产业人才流失现象较为突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态产业的从业环境、薪资待遇等方面相对城市其他产业缺乏竞争力,导致大量生态产业人才流向城市其他行业。同时,生态产业从业人员老龄化问题凸显,年轻人才补充不足。例如,在一些偏远地区的生态农业种植基地,从业人员多为中老年人,他们对新技术、新理念接受和运用能力有限,小农经济思维尚存、民主素质有待提高^[15],难以有效推动乡村生态产品价值的创新挖掘,影响了生态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乡村生态产品价值的提升。

第二,生态产业人才知识结构陈旧,创新能力不足。我国生态产业从业人员整体知识水平偏低,专业知识更新换代缓慢。在乡村生态产品开发与设计方面,缺乏具有创新思维和跨学科知识的人才,导致乡村生态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产品附加值低。同时,创新能力也不足。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3年末,网民规模达10.9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7.5%。其中,乡村网民规模达3.26亿人,乡村互联网普及率仅为58.8%,城乡互联网普及率差异为16.8%^[16],这一差距容易导致城乡之间形成“信息隔阂”,造成“数据孤岛”现象,导致创新力缺失。以生态旅游产品为例,许多地区的生态旅游项目仍停留在简单的观光层面,缺乏深度体验和文化内涵的挖掘,难以满足游客日益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此外,生态产业科研人才在乡村生态产品价值评估、生态技术应用等方面的研究深度不够,科研成果与实际应用脱节,无法为乡村生态产品价值的精准挖掘和有效实现提供有力支撑,制约了生态产业转型升级和乡村生态产品价值的充分释放。

(三)乡村产业结构单一,乡村生态产品多元化开发不足

第一,乡村产业以传统生态资源利用为主,新兴生态产品开发滞后。我国乡村产业大多集中在对自然资源的初级开发与利用上,如简单的农产品种植、林木采伐等,主要侧重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和提供基础原材料,产业附加值低,抗风险能力弱。比如,一些山区乡村林业资源虽丰富,但仅停留在木材销售阶段,未充分挖掘林下经济、森林康养等多元生态价值。同时,乡村生态产业的多元化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乡村地区在生态技术研发、品牌建设、市场推广等方面的能力不足,难以将生态资源转化为高附加值的乡村生态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生态产业的多元化发展需要跨领域的人才、资金和技术支持,而乡村地区在这些要素的集聚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导致乡村生态产品多元化开发进程缓慢,无法充分满足市场对多样化乡村生态产品的需求,限制了乡村生态产业的经济效益提升和可持续发展。

第二,乡村生态产品开发缺乏规模与协同效应。我国乡村生态资源分布相对分散,乡村生态产品开发多以小规模、个体化经营为主,难以形成规模经济和协同效应。在一些乡村旅游景点,各经营主体各自为政,旅游产品和服务缺乏统一规划与整合,导致游客体验不佳,旅游市场竞争力不强。乡村生态产品开发过程中,各产业之间的协同合作不足。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康养等产业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与融合,未能形成完整的生态产业链条,无法实现生态资源的综合利用和价值最大化。乡村生态产品开发的规模化、协同化发展还面临着土地流转困难、基础设施薄弱、政策支持不足等制约因素,影响了乡村生态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和乡村生态产品价值的充分挖掘。

(四)基础设施薄弱,影响乡村生态产品流通与交易

第一,乡村生态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城乡流通效率存在明显差异。完善的基础设施是乡村生态产品高效流通的关键支撑。然而,我国在乡村生态产品流通相关的交通、仓储、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诸多短板。特别是在一些偏远乡村地区,存在道路狭窄、路况差且运输车辆难以通行的问题。这导致乡村生态产品运输成本高、效率低。同时,仓储设施简陋,缺乏必要的保鲜、冷藏设备,使得生鲜类乡村生态产品在储存过程中损耗严重。部分地区的生鲜农产品因缺乏冷链物流设施,在运输过程中损耗率高达30%以上。城乡之间在物流配送网络的覆盖密度和配送效率上存在较大差距,城市地区的物流配送较为便捷,而乡村地区的物流配送则相对滞后。乡村生态产品从产地到消费市场的流通渠道不畅,影响了乡村生态产品的市场供应和销售,制约了乡村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

第二,乡村生态产品交易平台与服务不完善,交易效率低下。我国乡村生态产品交易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统一、规范、高效的交易平台。现有的交易平台在交易规则、信息披露、价格形成机制等方面不够完善,导致乡村生态产品交易过程复杂、成本高、效率低。例如,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交易流程繁琐,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碳价波动较大,影响了企业的参与积极性。此外,乡村生态产品交易相关的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缺乏专门针对乡村生态产品的信贷、保险、担保等金融产品和服务,乡村生态产品经营主体在融资、风险保障等方面面临困难,进一步阻碍了乡村生态产品的流通与交易。同时,乡村生态产品交易的专业人才匮乏,市场培育和监管力度不足,也影响了乡村生态产品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农业农村部推介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中,部分地区因缺乏专业人才和技术支持,难以推广先进的生态产品交易模式,不利于乡村生态产品价值的充分挖掘和生态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五)政策体系不完善,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不健全

第一,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资金支持不足,政策协同性有待加强。尽管我国在生态保护和修复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所需的资金投入仍存在较大缺口。乡村生态产品具有公共性和外部性,其价值实现过程往往需要长期投入且收益不确定,这使得社会资本参与度较低。财政资金虽有投入,但在资金分配上不够合理,对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关键环节的支持力度不够,如在生态产业培育、生态品牌建设等方向支持力度不足。同时,各部门之间的政策协同性不足,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涉及多个部门,如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农村、文化和旅游等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各部门政策目标和实施路径存在差异,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导致政策合力难以形成,影响了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进程。以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治理为例,当地政府通过引进圣牧有机奶业有限公司,创新“牧草+防风林”结合的防风固沙模式,打造沙漠有机牧场,构建全程有机奶产业链。然而,该模式在推广过程中面临资金短缺和政策协同不足的问题。尽管企业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生态修复和有机奶产业建设,但由于缺乏长期稳定的财政支持和金融政策配套,项目推进面临较大压力。

第二,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体制机制不健全。一方面,乡村生态产品价值评估体系不健全,目

前我国尚未建立统一、科学、可操作的乡村生态产品价值评估标准和方法,导致乡村生态产品价值难以准确衡量和量化,影响了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在市场中的合理定价和交易。例如,在森林生态服务价值评估中,由于评估指标和参数选取的差异,不同地区评估结果差异较大,难以作为生态补偿、生态交易等的依据。另一方面,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市场机制不完善,乡村生态产品市场发育程度低,市场交易规则不完善,市场主体参与积极性不高。同时,政府在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的引导和支持作用发挥不够,缺乏有效的激励政策和监管措施,导致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不畅,制约了生态产业的发展和乡村生态产品价值的提升。

三、新质生产力促进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推进路径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可以成为扎实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17]。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动力,对于提升乡村生态产品供给质量、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推动乡村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体系是实现乡村生态振兴及生态产品价值有效转化的必然要求,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只有从科技驱动、人才支撑、产业融合、设施完善和政策引导等方面入手,破解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面临的瓶颈问题,才能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升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效能。

(一)科技驱动:加强乡村生态产品技术创新与标准化建设

新质生产力作为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核心引擎,因此,构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协同高效的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新质生产力创新体系至关重要。乡村生态产品技术创新体系的建立,将成为激发乡村生态经济活力、增强其抵御风险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源泉,推动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在新时代背景下得到充分挖掘与有效转化,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

第一,强化乡村生态产品技术创新与研发。加大对乡村生态产品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重点支持生态修复、环境监测、资源循环利用等关键技术的创新。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与乡村生态产品开发的深度融合,实现对生态环境的高效监测、精准评估和科学管理。鼓励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合作,集成生态学、环境科学、信息技术等多方面的技术力量,共同攻克乡村生态产品技术创新中的难关。设立国家级生态科技创新专项,鼓励领军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组建创新联盟,形成协同创新机制,加速乡村生态产品技术成果的产出与转化。

第二,建立乡村生态产品技术标准与认证体系。加快制定和完善乡村生态产品的技术标准,明确各类乡村生态产品的质量、性能、安全等方面的要求。建立乡村生态产品认证制度,对符合标准的乡村生态产品进行权威认证,提高乡村生态产品的市场认可度和竞争力。推动乡村生态产品标准的国际化进程,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与合作,提升我国乡村生态产品的国际影响力。

第三,推广先进适用的乡村生态产品技术。加强对先进适用乡村生态产品技术的宣传与推广,提高社会对乡村生态产品技术的认知度和接受度。支持乡村生态产品技术的示范应用,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区域或项目,进行技术的试点示范,验证技术的可行性和效果。推动乡村生态产品技术的产业化发展,加强政产学研用合作,加速技术成果的商业化进程,形成乡村生态产品技术的规模化应用。

(二)人才支撑:培养与引进乡村生态产品开发与经营人才

人才是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要素,人才资本质量直接关系到新质生产力在生态领域能否

有效赋能。高素质人才是推动乡村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与提升的关键力量,其专业能力与创新思维对新质生产力在生态经济领域的培育至关重要。为此,必须着重于生态产业人才的培育与吸纳,构建坚实的人才支撑体系。

第一,实施生态职业技能提升工程,增强从业者的实际操作能力。乡村生态产品价值的充分实现依赖于众多熟练掌握生态实践技能的人才,应面向生态产业一线从业者开展持续性培训,借助现场示范与线上互动教学相融合的模式,聚焦生态循环农业、生态景观营造、生态文化传承等关键领域知识技能传授,提升从业者对生态产业运营的精准把握与高效执行能力,为生态产业的根基稳固与活力激发提供人力保障,促使生态经济稳步增长。

第二,打造生态产业高端人才孵化基地。教育与科研单位应依据生态产业发展新趋势,突破传统专业限制,融合生态科学、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等多元学科,培育生态产业策划、生态技术研发、生态商业模式创新等高端专业人才,为乡村生态产品价值的深度拓展与创新升级筑牢智力根基。同时,应注重生态产业跨界复合人才的培育,塑造一批既精通生态专业知识又具备市场洞察和管理运营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构成产学研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培育生态产业科研技术人才^[18],实现生态小农户与现代化生态产业的无缝对接。

第三,强化生态产业人才吸纳机制,扩充人才储备库。建立生态领域人才灵活引进制度,革新人才激励、服务、保障模式,吸引生态专业人才、海归生态精英投身乡村生态建设,为生态经济的韧性增强与可持续发展储备多元人才。开展生态人才创业助力行动,给予创业资金、场地优惠、技术指导等多维度支持,激发人才创业热情,加速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进程,推动生态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三) 产业融合:推动乡村产业结构优化与乡村生态产品多元化

乡村生态产业体系既是新质生产力落地的关键领域,也是乡村经济韧性增强的核心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构建“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19]259},通过生态价值提升,能让百姓在守护绿水青山时收获经济利益,进而激发其守护生态的自觉性,这正是遵循自然与市场双重规律的生动实践。

第一,促进乡村传统产业向生态化、智能化方向迈进。积极引入生态友好型技术与智能管理手段,对传统种植业、养殖业进行升级改造,如利用智能灌溉系统、精准施肥设备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与资源利用率,同时推广生态农业模式,减少化肥农药使用,保护乡村生态环境,实现乡村产业的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政府可通过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使用有机肥、测土配方等方法,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推动农业全产业链绿色发展,加快种养结合、农工结合、农旅结合步伐,打造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区域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释放产业横向融合和一体化的巨大能量,激发农业活力。

第二,培育壮大乡村生态产业新支柱,提升乡村产业整体韧性。聚焦生态旅游、生态农业加工、农村电商直播等新兴产业,加大政策扶持与资金投入,打造特色生态产业小镇或园区,培育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生态产业龙头企业与品牌。例如,通过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乡村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同时,支持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用于符合条件的乡村产业项目建设,如天府农博园通过专项债券资金支持,构建“农业+”乡村产业全链条,打造“数字农博+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平台。

第三,强化数字技术在乡村产业协同发展中的桥梁作用,构建乡村产业数字化融合平台。整合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多方数据资源,打破信息孤岛,实现乡村产业数据的互联互通与共享共用。借助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乡村产业规划、项目决策、市场预测提供精准数据支持,优化乡村产业布局,促进乡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例如,通过建设乡村产业数字化平台,推动农业产业链各环节信

息的实时交互与动态监测,为农业生产经营策略的及时调整、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力依据,增强乡村经济在面对外部冲击时的韧性与活力,推动乡村生态产品价值的多元化实现与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设施完善: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乡村生态产品流通

乡村生态基础设施是转变乡村发展方式、提升乡村生态产品价值的重要基础,以新质生产力推动新型乡村生态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要推动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升级,还要加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20]。

第一,筑牢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根基。首先,完善乡村基础设施规划与建设制度。依据乡村生态产品流通的实际需求和乡村发展长远规划,制定科学合理的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和规范,涵盖交通、仓储、物流、信息网络等多领域,明确建设主体、资金来源和维护责任,确保基础设施建设的系统性和前瞻性。加强乡村道路建设,拓宽、硬化乡村主干道,优化路网布局,提高乡村与外界的交通便利性;加大仓储设施建设投入,配备先进的保鲜、冷藏设备,降低乡村生态产品在储存环节的损耗;完善物流配送体系,整合物流资源,提高物流配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其次,建立高效的基础设施管理与维护机制。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负责乡村基础设施的日常维护和管理,定期对基础设施进行检查、维修和更新,确保其正常运行。建立健全监督考核制度,对基础设施的管理与维护工作进行量化考核,奖优罚劣,提高管理与维护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第二,提升乡村居民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认知与参与度。首先,增强乡村居民的基础设施建设意识。通过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渠道,向乡村居民普及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和乡村生态产品流通的相关知识,提高他们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认知水平和参与积极性,使他们充分认识到基础设施建设对改善生活条件、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其次,引导乡村居民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鼓励乡村居民参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规划、设计和施工过程,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让项目建设更加贴近乡村居民的实际需求。同时,建立乡村居民参与基础设施维护的激励机制,如设立奖励基金、表彰先进等以激发乡村居民参与基础设施维护的热情,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的良好氛围。

第三,保障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供给。首先,增加政府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政府应将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财政支出的重点领域,加大资金支持力度,设立专项建设基金,用于乡村道路、桥梁、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造升级。优化财政资金分配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确保财政资金真正用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刀刃上。其次,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可通过出台优惠政策,如土地出让金优惠、税收减免、特许经营权授予等,吸引社会资本投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同时,加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的推广和应用,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资本的优势,共同推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最后,加大金融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加大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投放,如开发适合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特点的长期贷款产品、项目收益权质押贷款等。建立健全农村信用体系,提高乡村居民和企业的信用意识,降低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金融支持。

(五)政策引导:完善政策体系,构建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长效机制

政策支持是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保障。政府在推动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发挥着主导作用,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政策措施,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第一,优化财政金融政策,拓宽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资金渠道。政府应制定针对性的财政补贴政策,加大对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康养等生态产业的扶持力度,对从事乡村生态产品开发与经营的

企业给予税收减免、贷款贴息等优惠措施,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高企业参与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积极性。同时,引导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开发适合生态产业特点的绿色信贷、生态保险等金融产品,为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支持。

第二,健全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制度框架,规范市场秩序。加快制定乡村生态产品价值评估、核算、交易等标准和规范,明确乡村生态产品的界定范围、价值评估方法和交易规则,为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科学依据和制度保障。建立乡村生态产品市场准入制度,加强对乡村生态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的监管,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乡村生态产品,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增强消费者对乡村生态产品的信任度和认可度。

第三,强化政策执行与监督评估,确保政策落地见效。建立健全政策执行机制,明确各部门在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落实中的职责分工,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与合作,形成政策执行合力。同时,建立政策监督评估体系,定期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跟踪评估,及时发现和解决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根据评估结果对政策进行优化,确保政策能够真正落地生根,有效推动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乡村生态经济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 2024-02-02(01).
- [2]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 人民日报, 2024-07-22(01).
- [3] 朱新华, 李雪琳. 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J]. 江苏社会科学, 2023(05): 85-94+242-243.
- [4] 陈振, 郭杰, 欧名豪. 基于逻辑框架法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逻辑闭环研究[J]. 农村经济, 2024(02): 135-144.
- [5] 景晓栋, 田贵良, 程飞.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新质生产力协同发展的逻辑机理与关键路径[J/OL]. 当代经济管理, 2024: 1-12. (2024-10-23).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13.1356.f.20241022.1208.002.html>.
- [6] 蒋永穆, 杜婵. 以农业新质生产力助推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J]. 农村经济, 2024(06): 1-10.
- [7] 李严, 杨玉文. 新质生产力赋能下绿色金融支持边疆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研究[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03): 101-109.
- [8] 张德钗, 张怡琨, 林以恒, 等. 新质生产力推动林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实践路径[J]. 林业经济问题, 2024(02): 136-142.
- [9] 刘莉, 任广乾. 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蕴、理论逻辑与实践指向[J]. 财会月刊, 2024(09): 109-113.
- [10]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 [11] 习近平.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J]. 求是, 2024(11): 4-8.
- [12]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和发展重点[N]. 人民日报, 2024-03-01(09).
- [13] 李东民, 郭文. 新质生产力的丰富内涵、生成逻辑与当代意蕴[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4(04): 8-13.
- [14] 武峥. 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 理论逻辑、动力机制与未来路径[J]. 新疆社会科学, 2024(02): 20-28+148.
- [15] 薛明珠.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农民主体意识建构的着力点[J]. 学术交流, 2023(03): 158-166.
- [16] 王思北, 林珑. 互联网如何激发经济社会向“新”力? ——透视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3/content_6941010.htm.
- [17] 陈凯达, 丘水林, 蔡颖莉, 等.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何以促进农民共同富裕[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06): 21-32.
- [18] 李宏伟. 以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4(10): 63-70.

- [19] 习近平. 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 [20] 张震宇. 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乡村建设: 转型逻辑与实施路径[J]. 学术交流, 2024(01): 93-107.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for Realizing the Value of Rural Ecological Products: Driving Logic, Realistic Constraints and Path of Promotion

Ran Yongchun Chen Jingjing

(School of Marxism, Qinghai University, Xining Qinghai 810016, China)

Abstract: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a key measure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rural ecological products and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With the three major driving force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oduction model optimiz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mpowers the quality of rural ecological products, market competitiveness and value realization channels in an all-round way, so as to effectively driv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rural ecological products. However, the current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rural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is still facing many challenge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lack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bility leading to the low degree of standard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the shortage of talents and aging knowledge structure constraints on the deep excav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the single r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leading to the lack of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products, the impact of weak infrastructure on the circul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and the efficiency of the transaction, and the lack of a sound policy system to make the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realization mechanism insufficient. The mechanism for realizing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s not sound enough.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precise efforts at five level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rive, talent support, industrial integration, facility improvement and policy guidance, strengthe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eco-products, cultivate and introduce professionals,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eco-products,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infrastructure to promote the circulation of eco-products, and improve the policy system to build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realizing the value of eco-products, so as to fully unleash the new quality of productivity. In this way,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can fully release the powerful kinetic energy in realizing the value of rural ecological products, and help revitalize rural ecology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rural ecological products; value realization

[责任编辑: 邹柳馨]